



艺苑论剑

□顾芳佳

《三国的星空》以动画电影的形式和诗意化的叙事，生动再现了三国时期的战乱纷争。从创作初心来看，易中天作为编剧试图通过影片打破对于曹操“奸雄”标签的刻板认知，这固然是诚意之举。然而在叙事逻辑、人物塑造和历史真实的处理上，其理念传递与呈现效果形成巨大割裂，从而使影片饱受争议。

影片的一些情节缺乏逻辑，经不起推敲。影片开始，为凸显曹操机智聪明的性格特征，编剧有意设计了幼时曹操与袁绍偷香炉的故事情节，这里既体现了曹操顽皮的特质，又很好地暗示了他杀伐果断的性格。由于情节删减，影片紧接着来到曹操讨伐董卓，在史书中，曹操并非直接与董卓军队交战，而影片却展现曹操带领极少数兵马，明知胜算微弱，单凭一腔热血败兴而归。此时，曹操虽是青年，但并非愣头青，此处情节设置既脱离现实，又折损其形象。

人物形象的扁平化更是引来诟病。电影时长导致删除许多情节，仅保留正面形象的处理亦让角色极度失真。影片中只呈现了曹操与小狗“麦子”玩闹、耕种麦田、把酒言欢、迎天子至许县，严厉打击豪强与知人善用等

正面形象，而一笔带过负面形象的呈现，未能展现其成长的人物弧光，也难以让观众获得情感共鸣。例如，从董承口中得知曹操擅杀诸侯大臣，为何诛杀，影片并不做解释。这与影片一直塑造的忠于汉室的曹操正面形象显然相悖。另外，董承明知曹操暴虐擅杀，依然挑衅曹操，这不仅荒唐可笑，也毫无行为逻辑。影片将衣带诏事件的结局简化为曹操与汉献帝的误会化解，冰释前嫌，这就过于儿戏了。

影片刻意删除了曹操误杀吕伯奢一家、屠戮徐州、杀怀有身孕的董夫人等情节，剥离了曹操漠视生命、功利算计的性格底色，自然未构建起一个真实鲜活的枭雄。另外，汉献帝的塑造亦过于理想化。影片中，刘协非但不怪罪曹操杀其舅，反而在前线为其助阵，汉献帝的形象至此沦为轻易妥协的空洞符号。在影片中，袁绍一直是曹操的陪衬。幼时偷香炉、长大后对曹操救他耿耿于怀、强迫许攸穿方领等情节，深化了观众对袁绍刚愎自用和心高气傲的刻板印象。他仅仅起到凸显曹操宽厚仁义的功能化作用，其统领四州的功绩和能力，却只通过袁绍请曹操吃饭一笔带过，这不仅弱化了袁绍的霸主形象，甚至与编剧所希望表达的“星空”本意，即每个人都有他的英雄气概相背离。

易中天作为《三国的星空》的编剧，为影片天然覆上一层严谨性的滤镜，使得影片未上映便备受瞩目。他之前在节目中多次强调《三国演义》是文学作品，其人物塑造与正史存在巨大差异。《三国的星空》的呈现却与易中天倡导的观点自相矛盾，他极力抨击罗贯中对曹操“妖魔化”形象的塑造时，自身也陷入一种非黑即白的叙事窠臼。将曹操塑造为平滑的纯正面人物，让本该充满血肉的人物再次单薄，也让这份去文学化的初心沦为了个人的单向度叙事。

(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)

诗意图空难掩叙事之殇



由易中天担任编剧兼监制的动画电影《三国的星空》于国庆档上映，影片对曹操形象的重新塑造，以及对历史细节的精雕细琢，为重读“三国”提供了新视角，虽有不足，却为观众开启了重新审视历史人物与文化的新窗口。

星空之下，重读曹操

□倪培源

在动画电影《三国的星空》中，曹操俯身拾起阵亡将士的身份牌，这个细节或许不见于史册，却让一个被符号化近两千年的历史人物离观众更近了。易中天对曹操形象的重塑，不仅是一次学术观点的表达，更凭借其对历史细节的考究以及独特的叙事视角，为历史人物的研究以及国漫历史题材的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。

影片最令人称道的，当数其对历史细节的精雕细琢。从曹操的头盔甲胄到袁绍宴席上的“羌煮貊炙”，每一处细节都力求还原汉代风貌，让历史“活”了起来。在袁绍宴请曹操的戏份中，桌上的貊炙、鱼脍、羌煮等菜肴，全部来自《齐民要术》的记载。影片更巧妙地将“脍炙人口”和“耳濡目染”等成语典故具象化地融入餐桌，成为无声的文化讲解。当观众看到那些严格按照东汉冶炼工艺复原的兵器，那些参考国内多家博物馆藏品打造的甲

胄，仿佛穿越时空，置身于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。这种对历史细节的尊重，体现了创作者的诚意。

影片争议点在于对曹操形象的重塑。易中天在《品三国》中反复强调：“我们要把历史上的曹操和文学作品里的曹操分开。”易中天将曹操置于汉末群雄逐鹿的具体历史情境中，强调其务实精神与政治智慧。这种去道德化的解读，确实更接近现代史学精神，但若完全剥离道德维度，又可能丧失历史评价应有的温度。

那位曾经高呼“曹操是可爱的奸雄”的易中天，如今通过动画影像，让其有血有肉地站在了我们面前。当观众为片中曹操的小狗“麦子”的战死而落泪时，历史与现实突然拥有了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。《三国的星空》确实存在许多争议，但它确实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认识“三国”的窗户。

(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)

□刘璇

动画电影《三国的星空》以其对历史真实性的执着追求，在众多同类型动画电影作品中脱颖而出。编剧易中天以考古究理的严谨态度，轻轻拂去三国人物身上附着的历史尘埃，试图还原出一个鲜活立体、肌理分明的三国。但是，这种史料考据上的极致精准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电影艺术的叙事节奏、视听表达等特性，也由此引发了学术内容如何与影视艺术有机融合的探讨。

影片对历史真实的虔诚姿态，从幕后纪录片中可见一斑。创作团队以《三国志》《后汉书》为蓝本，进行六轮实地采风，足迹遍及国内数十处博物馆与历史遗迹，特邀多名学者担任顾问。在场景呈现上，如建筑场景中汉代城垣宫阙的恢宏、街道布局的规整等，大到整体形制，小到柱体弧度、围栏纹样，均重现了汉代建筑的质朴，创作团队甚至制作汉代洛阳地图，让观众直观感受到当时的都城气象。生活细节方面，影片还原汉代礼仪规制，严格区分男性与女性的迎宾手势，以及饮食场景中，一道菜配一种酒，生鱼片与冻饮搭配的冻饮配脍吃法，甚至演员手中的耳杯，也是依照马王堆出土文物复原而成，细微之处尽显匠心。在服饰方面，影片依据人物性格与汉代服饰风格，为角色量身打造服装，如袁绍身着华丽丝绸，彰显其矜贵气质，曹操的衣物则选用粗糙质感的面料，暗合其务实俭朴的性格特质，这些精心设计的服饰细节与人物形象相得益彰，让角色更加立体鲜活。此外，在军事细节的呈现上，从行军路线的规划到战场壕沟的挖掘，从营帐的排列位置到作战时的圆阵等阵法，都经过严密考证。

这种近乎苛刻的考据，使得影片在历史细节的呈现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准度。然而，当成千上万个考据细节如繁星般布在影像的夜空时，它们虽各自闪耀着真实的光芒，却在整体上构筑起了一道美学屏障。

电影是一门艺术，依赖于叙事节奏、视听语言和人物弧光营造共情，当这些艺术特质被严苛的史料考证遮蔽时，影像的魅力便可能受到削弱。在追求历史的真实时，影片是冷静的、客观的，甚至带着一丝史学家的抽离，引导着观众思考历史，告诉观众历史的本来面目。但是这些经过周密考据的人物，常常被困在史料形骸的框架内，难以迸发出足以穿透银幕、直抵人心的生命力量。影片在描绘曹操吟诵《短歌行》的经典场景时，曹操所吟“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”的悲慨，本可通过演员的神态、周遭的军帐、清冷的月光等视听语言来营造出人生苦短、壮志未酬的复杂心境。然而，影片却选择插入曹操的语言解释“那是感叹阵亡将士去世太早”。这一处理，将一场原本可以引发广泛共鸣、关于生命与时间的人生咏叹，收缩为了生硬的历史学注解，因而，影像的诗意和观众的想象空间，被学术性的确凿解释所填充。再如，片中频繁出现了诸多高度凝练的“原汁原味的台词”，对于全年龄段观众来说，这些语句需要调动额外的历史知识储备才能理解其背后之深意。

因此，影片制作上对“真”的极致追求，在无意中挤压了艺术创作和接受的空间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影片成为一个文物图鉴。《三国的星空》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，却未能为观众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。

(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)

历史真实遮蔽艺术真情